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第二十一回 報深恩破廟重興 逢故舊窮途得志

詩曰：書生未遇莫相輕，
到得崢嶸恩怨明。
回想當年受惠處，
萬金不惜答深恩。
堪歎窮途難自支，
忍教骨肉暫分離。
當年勢利今何在，
猶幸他鄉遇故知。

話說夫人等在水路，慢慢而行。且說雲程率領兵將在陸路而行，早到陝西界口。許多兵將迎接，前呼後擁，十分威武。

不覺已到向年養病之所。雲程想起拂塵情義，要思報答，吩咐住轎，走進廟中，拂塵不見。只見許多人扯著無虛要打，還有多人拿著鋤頭釘耙要拆毀聖像。見有兵將官府進廟，不知何故，只得住手。無虛脫身，忙躲入灶窩中發顫，想道：「只說盧太師已死，其勢敗了，徒弟與他爭論，被他捉去，今日竟來拆廟。我還說地方或有公論，不想他又到哪裡請了些兵將來，今番斷要占去的了。」

你道無虛為何如此說，原來那廟是前朝皇帝造與國師住的，廟基有二十餘畝，大殿有六七座，後有花園，山水、池亭、台閣，無糧香火田一千畝，道士數十房。第一興頭的大廟，只因近了盧太師的莊子，漸漸謀去一半，後來勢大，竟全占去了。

道士稍有違拗，非打即罵，嚇得盡行逃散。只存小屋數間，無虛師徒住在內，即雲程養病處也。不想盧太師賜死後，城中大房子盡行籍沒去了，只存這莊子並占廟中的無糧田。虧府尊是他家門生，縣尊是他家長隨出身，替他朋比隱漏，未開籍沒之內。盧公子扶柩歸裡，就住在莊上，請地師看地安葬。地師看到廟基，道：「此地就是個大地，目下正該興旺，若葬了真穴，富貴不必說，只怕做到帝王還不止哩。」公子大喜，道：「此地總是我家的，悉聽點穴就是。」地師又四邊一看，看到無虛的住屋，便道：「真穴在此屋內。」公子就對無虛說，要他出去，拆毀造墳，嚇得無虛開口不得。拂塵道：「大爺陰地不如心地好，勸你將就些罷，不要想別人的，連自己的都送去了。」

公子見他說話有因，明明道破他隱漏之意，便大怒道：「這道士可惡，送到縣中去，叫知縣送他在監中處死他。」一面就叫做工的拆去神像，老道若放肆，也打他一個死。家人領命，果將拂塵捉去，領了做工的來拆聖像，打老道。適遇雲程到來，住手細問，方知是鎮西侯，曉得是太師的對頭，急急趕回報知公子去了，無虛哪裡知道，還疑盧家教來的兵將。

誰知雲程進廟，先問拂塵，眾人不敢答應，去扯無虛出來，嚇得無虛竟要鑽入灶堂中去。雲程見無人答應，自己走進。見眾人亂扯無虛，無虛驚慌躲避，便喝退眾人，笑對無虛道：「老道不須害怕，你當初說死了百十年來做護法的金雲程在此。」

無虛聽說，舉眼一看，雖然氣象不同，聲音面貌還認得，見他蟒袍玉帶，知已做了大官，只得起來磕頭乞命。雲程扶起道：「我昔年在此受你徒弟大恩，又吵鬧了聖像，曾許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。今日特來報謝還願，誰來計較你。你徒弟在哪裡，快請出來相會。」無虛聞言，方大喜道：「如此說，神聖果然有靈。」隨將廟宇始末，盧家以前謀占，今欲拆毀造墳，將徒弟捉去送監，一一稟知。雲程道：「盧家已經籍沒，如何他鬼子還敢如此橫行，難道地方官不畏王法，敢助他作惡麼？」無虛道：「府太爺是他家門生，縣太爺是他家長隨出身，誰敢拗他。」雲程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叫旗牌將令箭一枝，速著府縣官立拿盧公子。並請拂塵師立刻到來，毋得遲誤。

旗牌官得令，先到府，後到縣，宣說令旨，嚇得府縣魂魄俱無，知鎮西侯是盧家對頭，怎敢還顧情面。一面就差人盧家拿人，一面就親到監中請出拂塵，求他在鎮西侯面前方便。拂塵竟摸不著頭腦，不知鎮西侯是何人，如何反要他方便？未幾，差人來回復，盧公子先有家人報知，投河身死，屍首現在。其餘家屬盡行逃散，不知去向。府縣更覺驚慌，只得同了拂塵到廟回復。只見鎮西侯遠遠望見拂塵，親自下階，一把手扯了，道：「老師可還認得本爵麼？十年前在此蒙你收留大恩，今日特來奉謝。」拂塵舉眼一看，方知鎮西侯就是金公子，心中大喜，連忙跪下磕頭，道：「原來是金侯爺，向日多多得罪，怎敢雲謝。」雲程急急扶起，命他同坐。拂塵決意不敢，被強不過，只得在旁坐了。雲程就喚府縣來，罵道：「你這兩個狗官，朝廷命你做府縣，叫你替百姓申冤理枉，不曾叫你替盧家做鷹犬。盧公子何在？」府縣官連連磕頭，道：「盧公子先有家人報知，侯爺要拿他，情極投河身死，家人盡皆逃散，獲到解上。」

雲程道：「明明是你放走了，敢來欺瞞本爵麼？左右拿下，帶到衙門重究。」拂塵慌忙跪下，道：「在府縣官徇情，固當重究，但他二人，實受盧家大恩，見他勢敗尚不有負，也是一點好處。況公子實係身死屍首可驗，望侯爺寬恕。」雲程道：

「既師父討饒，造化了他，好好回衙去罷。」打發府縣去後，對拂塵道：「方才你師父說你廟基地有二十餘畝，無糧田有一千畝，都被盧家占去，本爵到任，即仰藩司清理付還。」還說：

「廟貌尚有圖樣可查，可叫各匠公估照式造起。要費多少錢糧，本爵先著俞德送萬金來，將就造起。慢慢收下田租，本爵再當湊來，恢復舊業便了。」拂塵連連磕頭稱謝。雲程當付銀一百兩為香燭之資，然後拜辭神像，起身到任去了。嚇得地方上向來欺道士的盡來請罪賀喜，將一個窮道士登時抬在九霄雲上。

連無虛也把徒弟奉承得了不得，道他「眼力如何這般好，這般一個窮病鬼，留他住在此三年，早晚燒茶送水服侍他，我心上厭他不過，只怪徒弟多事，零星碎語不知說了多少。臨去時虧你還說將來全仗他護法，我說等他護法好死了百十年了。那知未及十年，就做了侯爺。若不是他來，此時聖像也毀去了，我與你性命也難保了。看起來竟是一個大護法，以後我再不作主了。」拂塵道：「落難之人，原不可輕賤他的，從來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彼時不救他的難，今天誰來救我的難？」無虛就取出廟圖，叫名匠估了作料。一月後，俞德果將一萬銀子送來。

拂塵接著大喜，彼此稱謝，擇日興工，不半年已草草成局，三年之後竟依式造完。當初逃散的道士盡來歸附，比以前更興旺，竟成了一個聖境。拂塵一無所事，日夜打坐修真，直活得一百餘歲，無疾而終。死時香聞數里，一月而散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金夫人隨即也就同了翁姑父母，下船起身，一路趁便遊山玩景。一日，船到漢口，停前正要查點人夫，只見岸上有幾個花子，捉著一個老花子在那裡廝打，口中道：「你既不當官，就不該到此地來叫化，奪我們的生意。」又聽得老者道：

「叫化天下去得，我是別處人，暫時流落在此討飯，又不吃你驛裡的錢糧，如何要我扯捧。」眾花子道：「放你娘的臭屁！你既是別處人，只該在別處討飯吃，誰許你在我地方上來討？」

齊齊扯住要打，適值俞德上岸告恭，下船看見，心中不平，上前喝住。眾花子見是鎮西侯船上大叔，便不敢動手，要上前告訴。那老者也要上前告訴，把俞德一相，道：「大爺好似蘇州俞大叔麼？」俞德也將他一相，道：「你莫非是林員外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我正是蘇州林攀貴。大叔因何到此？」俞德道：「原來果是員外。夫人一到家，就著人相請，說員外為了官司，家產變賣，出門去了。夫人不勝懸念？怎麼流落在此？」員外道：「夫人一向好麼？大老爺可曾回來了？」俞德道：「員外還不知麼？大老爺久已得勝還朝，封為鎮西侯，已經上任去了。」

夫人與太老爺、太夫人從水路上任，都在船內。」員外大喜，又大驚，道：「原來夫人在此，請問太老爺是誰？」俞德道：

「就是我家太老爺了。」遂將彥庵被盜留住，父子相逢同歸的話說了，便道：「員外請少待，我下船去稟知太老爺與夫人，拿衣服來換了，請下船相會。」說完，急急下船去了。那些眾花子聽說，盡皆嚇死。早有一人報知驛丞，驛丞也嚇慌，趕來問員外道：「你與鎮西侯有親麼？」員外道：「鎮西侯是我嫡嫡親親的女婿，我女兒夫人現在船中，方才大叔已下船去說了。」

嚇得驛丞連忙跪倒，眾花子齊齊磕頭，道：「有眼不識泰山，望太爺饒恕。」員外道：「要我饒你們也不難，只是你們方才把我衣服都扯破了，我身邊積聚幾兩銀子都搶去了，快快賠還了我便罷。」驛丞明知他要詐銀子，急取出兩錠銀子，叫眾花子也急急湊出，共成四兩，送與員外方住。

只見俞德已拿了衣帽靴襪上來，與員外換了，一同下船。

先到彥庵船上，彥庵已在艙門迎接，道：「親翁久違了。」員外一拱直打到地，道：「親翁太老爺，恭喜，賀喜！末親沒有一日不想念？今日幸會，使末親與有榮矣。」彥庵道：「小弟江中遇盜，小兒患病顛連，久已不齒於儔類，幸賴媳婦賢德，石親翁醫治，僥倖得有今日，怎如令愛才貌雙全，令婿貴介公子，令親翁本省上台共榮，更當何如？小弟正要恭賀。」員外聽說，嚇得開口不得，惟有連連打拱，侷促不安。彥庵方呵呵大笑，道：「親翁不必如此，以前之事，我已盡知，不關親翁薄情，都是令愛看事不破，只道貧窮的終是貧窮，富貴的終於富貴。哪知總有命在，幸虧替身甚好，小兒倒因禍得福，遇此佳偶，連性命功名都是他成就的。然亦虧親翁屢次厚贈，方有盤費考試，小兒也決不相負的。請問親翁何故遠出？近況若何？

寶眷何在？」員外道：「一言難盡。小女不肖，親翁盡知，末親也不敢相瞞。末親家中也頗頗遇得，都是這賤人起初興頭不認，後來扳害累賠，害得寸草無存，安身無地。多蒙令郎以前家信回來，約我進京共享榮華。彼時有事未去，後來無處安身，帶了敝房小女，意欲到令郎處暫且安身。不想到京令郎出徵去了，夫人又回來了，只得依舊回家。來到此地，盤費已盡，至親三口，進退無門，幸遇白衣庵女僧留敝房小女相幫，末親係男人不便留住，獨自一個，只得求乞度日。今遇太老爺，猶如絕處逢生了。」彥庵道：「好說。既是親母、小令愛在庵，可一齊接下船，回到西安再處。」員外連連叩謝。

夫人在那邊船上聞員外與公公會過，即著人請過船相會，重訴苦情。夫人十分傷感，就著俞德帶了秋桂、春杏、喚兩乘轎子並衣服首飾，隨員外到庵迎接院君、小姐。

且說院君、小姐在庵，那些尼姑好不惡刻，一日只與他幾碗薄粥，粗重生活都要他做，還道做得不好，不時打罵趕逐，二人苦無去處，只得隱忍。那日正因扛水，偶然失腳，潑濕地上，尼姑等齊齊打罵，要趕他出來。院君、小姐跪著相求，適值員外等叩門進去看見，便道：「院君、女兒快起來，有出頭日子了。」院君抬頭一看，見員外大帽烏靴，身穿華服，後隨兩個女子，滿身綢緞，急與小姐立起，上前一看，認得是秋桂、春杏。急問：「你們從何到此？」二人道：「小婢奉夫人之命，特來迎接院君、小姐。氈包內首飾衣服，請院君、小姐更換。」

轎子在外，快請下船。」院君道：「夫人回家已久，怎麼船才到此？」春杏道：「夫人京中到家已半年多了，如今大老爺得勝還朝，封鎮西侯已上任去了。今夫人到陝西任上去哩。」院君大喜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可喜，可喜！」即打開氈包，見衣服首飾甚是齊整，母女二人換了。正要上轎，只見眾尼姑問明來歷，各各驚慌，齊向院君、小姐請罪。院君不理，小姐道：「人情世態，個個如此。我們向日流落無依，也虧師父們收留，母親決不計較，快快請起，不要使我們反覺不安。」尼姑俱磕頭道：「小姐如此大量，將來定然宏福齊天。」母女二人上轎，不片刻已到船中。夫人迎接下船，說：「母親、小姐來了麼，我前日一到家，就著人奉候，說一家都出門去了，甚是懸念。」

院君道：「多謝我兒夫人，恭喜賢婿高封顯爵，我兒誥封一品，方知相士之言一些不差。只我那大狐狸不知怎麼樣了？如今小女兒終身尚無著落，相士曾說他有夫人之分，全仗我兒夫人提攜。」夫人道：「小姐之事，一到任所，與相公商議，包他一位夫人便了。只大小姐說起，實是可傷。」院君道：「我兒夫人，你曉得他的下落麼？」夫人便從官賣討回，直說到他自己說破，被殺被逐而住。院君道：「真正天下第一個賤人了。夫人如此待他，他反自己說破，難怪賢婿要殺他。那時夫人不該勸，這樣賤人，忘廉喪恥，殺了倒乾淨，如今到別處去，又不知怎樣害人哩。」

正說間，只聽得外邊掌號開船。在路迅速，不久已到西安。